

张文宏走在街上，路人一眼便可认出他，倘若戴着口罩，只要稍事留意，也能看出，厚重头发覆盖的额头，上海人叫“儿童头”，一双标志性的熊猫眼，严肃、镇静，那是大多时候。也会弯起来，两轮重重的月牙，他的同事知道，抑或他的病人知道，这是他在笑，口罩内的嘴角，定然也是朝上弯翘。

疫情时代的网络和电视上看到的张文宏。然而，这双熊猫眼背后的经历，以及心之所系，却并非路人皆知。人们把他那几句标志性的话听进去了，譬如，“最好的相聚，就是从公筷公勺开始”，“屏牢了，I see you；屏不牢，ICU”，还有耳熟能详的“不能欺负老实人”，以及“让党员先上”。仿佛是一夜之间，人们忽然愿意相信一个陌生人说的话，这个陌生人，是一个医生，他说的话人们能听懂。

2020年伊始，新冠疫情暴发，人们不认识那个“病毒”，更不懂什么叫“COVID-19”，一切都在探索中，却需要全人类去共同承担这个探索的过程。走在最前面的人，就是科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日历翻到2021年，新冠的阴影尚未散去，而这阴影延宕不去，眼看就要影响到中国人最重要的春节长假。身边许多朋友无法回老家，有些人家在饭店订好的年夜饭要么直接因饭店暂时歇业而取消，要么家族成员纷纷表露退意。人们的生活仿佛被凝固成了琥珀状。我们家自从十多年前外婆过世，过年一事从大家族聚会变成各家自己过，氛围一下子变得简单。毕竟是年夜饭，菜肴比平时丰富些。父母家吃饭时间早，年夜饭吃完也不过六七点，为了消食在客厅散个步，听窗外的爆竹声——这几年限燃爆竹的区域增加，便听不到了——等着看春晚。微信上不时跳出拜年信息，如无声的单只爆竹，炸一下旋即消失，零星地持续到第二天。

从前过年是另一番光景。弄堂房子的厨房在楼下，煤气罐炉灶之外，还有只蜂窝煤炉子。舅舅过来做他擅长的蛋饺，站在炉边转动勺子，让蛋液凝成蛋皮，嘴里说，蛋饺还是煤炉好用，煤气火太大。外婆照例要做红烧肉和煮得很有老的青菜，还有红烧鳊鱼。一群人吃鱼谨慎，余下大半，取“年年有余”的口彩。伴着肉圆的红烧肉因为做得太多，后面还要吃若干天，桌上罩着网纱，里面一只只碗凝着油脂。十来岁的我对年菜兴趣不大，反正除了蛋饺都是平时常吃的，而且要吃那么多天，想想都厌了。让人开心的是姨妈们带来的年礼，乐口福，康元大礼包。现在回想，康元的什锦夹心饼干有股人工香味儿，彼时居然很爱吃。一个年过去，饼干炒货加糖果，脸颊吃得圆了一圈。

那时的新春头几天，街上走的人显得庞大。衣服穿得厚，且双手提满了吃食。饼干奶粉、脑白金礼盒，偶尔还会出现果篮。果篮里必定有火龙果，当时算是比较稀奇的，粉紫色的果实隆重地坐在醒目的位置。果篮外面包裹了透明塑料，系着缎带。收到果篮的人总是说，哎哟，这个不实惠的，买这个做什么，贵吧？脸上则是掩不住的的笑意，毕竟是自己日常不会买来吃的。

近些年的上海，过年期间的地铁比平时寂寥，大部分人回了老家。地铁车厢里零星几个走亲戚的乘客，有的提着包装精美的礼盒——如今的年货礼品选择实在太多；也有空的空着手，估计网购送到了对方家。

这个春节，回不了家据守城市的朋友们，肯定也会送年礼给人吧。空有礼品不见人，老辈人该有多寂寞呢。不过，要紧的是彼此都平安。

今年春节将至，我忙活一阵，让一堂中式书房家具更有年味。红木方桌上的梅瓶里，斜插一杆粗粗的腊梅，那嫩黄的花瓣似涂了层薄蜡，那含苞的花骨朵，粒粒饱满，等待绽放。长条案的一角，放着一盆挂着金果的佛手，禅意平添，再纳上一帧红色的“福”字……书房浓浓的年味录在小视频里，不一会儿，就传送到遥远的悉尼，由此也想起去年经历疫情的春节。

在澳洲读书的两位外孙女第一次来上海过春节，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宅在家中。她们平日以电视为伴，很快便产生审美疲劳；随身带来的几本小说书也已翻遍，时间过得真慢，恨不得立刻回家。她们问我喜欢在古朴的书房里看书、写作、休息，就一起乐呵乐呵。特别是那一堂书房家具让她们好奇，坐坐、摸摸、看看、问问，一老两小其乐融融。书房的传统文化韵味不能淡化，打造一个“可以弹钢琴，阅金经”的书房，是我的夙愿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，心

一种懂得

——读程小莹长篇纪实《张文宏医生》

薛舒

研工作者，而带领普通人越过这条泛滥的河流的人，就是医生。张文宏是一名医生，普通的医生，而他又是一个特殊的存在，在危机中被信任、被倾听、被期待的人。

“张文宏”的名字已经成为标签，被大众所知，便可谓之“网红”。“网红”的说法，带有戏谑的成分，但亦是“亲民”的意思。当下时代，明星艺人、网购直播，乃至奶茶店、私房菜馆、旅游景点，皆有其成为网红的理由，然而，一名医生成为网红，绝无仅有。在《张文宏医生》中，也许，能看到他之所以成为网红的“人心所向”。

发表于《收获》长篇专号2020年冬卷的长篇纪实《张文宏医生》，也许就是作者试图带领读者，走进一个小镇青年的人生，发现他成为今日“网红”的秘密。然而，打开书页，第一段，第一句话，“张文宏很少讲自己的故事”；第二段，开首亦是，“他很少回忆往昔”，因为，“我没有办法，也没有辰光，跟你去回忆许多老底子的事情”，因为病房里“啪啪铺”睡满病人，他们是病人，都是感染病重症、疑难杂症，等医生去救命。你说还有什么事情比救命更加要紧？随即，第三段，“那天，张文宏到达华山医院的时候是上午10点。他从金山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结束专家组会诊后，准点赶到。他在时间

安排上候分指数……”

张文宏的一天，就这么开始了。在程小莹的笔下，这个来自瑞安小城的“乡下人”，悄没声儿地成长着，密集的学习与工作，时间被拨开丝丝缝隙，渐渐，他长成了一个“医者”。



坐在堆满书籍的办公室里聊天，没有烟雾，却有咖啡香气缭绕。话题广阔，逻辑清晰，感情克制，骨子里，却自信。聊着聊着，忽然停了，无以名状，其中一个启口，溜出三个字，“你懂的”，另一个点头，不响。

这场景，常常在某一个段落之后出其不意地跳入我的脑海，随即，张文宏的样子跃然眼前，熊猫眼、儿童头，不时冒出一两句带着调侃的，抑或尖锐的诤问。

程小莹的日常叙事，规避了形而上的生涩和隔膜，一如张文宏在对大众

呀？你好我好大家好，对不对？最后达成一致，怎样对病人最有利就怎样去做。

作家程小莹是“滴滴呱呱”的上海人，张文宏却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上海人，张文宏说：我有无数次机会可以不在上海，但是最后我变成了一个上海人。一个上海人，去写一个“新上海人”，他们都生活

在上海，他们的语言，以及语境，竟有了文学以及文学之外的双重契合，仿佛，两个上海男人坐在堆满书籍的办公室里聊天，没有烟雾，却有咖啡香气缭绕。话题广阔，逻辑清晰，感情克制，骨子里，却自信。聊着聊着，忽然停了，无以名状，其中一个启口，溜出三个字，“你懂的”，另一个点头，不响。

这场景，常常在某一个段落之后出其不意地跳入我的脑海，随即，张文宏的样子跃然眼前，熊猫眼、儿童头，不时冒出一两句带着调侃的，抑或尖锐的诤问。

程小莹的日常叙事，规避了形而上的生涩和隔膜，一如张文宏在对大众

长生乐

曙早未字歌

郁钧剑

燕未归来草未青。池未化白冰。苦辛寻迹，望绿盼清浅。望露寒凉滴水，冷雾缠紫。闷声曙早，文未篇终未名行。

茅庐寄暖，洞府吟晴。宽容信步闲庭。胸正谱，赋向忘川亭。一轮红日西照，是我好心情。



年礼

薛舒

南北“小年”不同日

薛理勇

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，户籍制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人们可以根据相关政策选择自己的居住地或户籍所在地，于是，愿意选择上海就业、养老、定居的人越来越多。许多人发现，上海人把大年夜的前一天（通常为腊月二十九）叫做“小年”或“小年夜”，而北方人则把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叫做“小年”或“小年夜”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“小年”的风俗与古代祭灶有密切关系。居家必须有灶，有了灶，人们不仅可以享受到精美可口的食物，同时，灶又是聚合一个家族、家庭的象征物。以前，家家户户的大灶上有一个“灶龛”，里面供着灶王爷，通常，厨房设在住宅的东侧，所以，灶王爷也叫做“东厨司命”。他是每个家庭的守护神，避免外敌入侵，保护家庭的安全。灶王爷也是玉皇大帝派驻在民间的“监察御史”，每年一次升天向玉皇大帝汇报人间善恶，你做了好事就会得到善报；做了坏事，也会得到报应。记录北宋汴京风俗的《东京梦华录·十二月》中记：二十四日交年。都人至夜请僧道看经，备酒果送神，烧香替代的线纸，贴灶马于灶上。以酒糟涂抹灶门，谓之“醉司命”。

是“交年”，也就是新年与旧年交替的日子，民间又称之为“小年”，如明陈士元《俚言解》：“宋人以腊月二十四日小祭灶，三十为大祭夜。今称小年夜、大年夜”。民间还有“官三民四”之说，就是民间老百姓送灶定于腊月二十四，而官吏优先，可以提前一天在二十三送灶，中国许多朝代的京畿在北方，久而久之，腊月二十三成为北方送灶的日期，也就是“小年”。

南方多草民，不敢越雷池一步，以腊月二十四为送灶日，祭灶也是江南地区重要的节日活动，不过，江南并没有把腊月祭灶叫做“小年”。清顾禄《清嘉录》记录苏州风俗的著作，该书“小年夜大年夜”中说：“祀先之礼，相沿用俗，俗呼‘大年夜’。或用除夕前一夕者，谓之‘小年夜’。”在辞旧迎新的日子里，古人忘不了的是祭祀祖先，新年与旧年交替的日子，祭祀祖先的时间确定为除夕，也就是“年三十夜”，实际上，年三十夜的活动很多，家庭该做的事情更多，许多家庭就提前一天祭祖，于是，年三十夜被叫做“大年夜”，大年夜前一天被叫做“小年夜”，相沿至今。

北方人的“小年”是新年与旧年的交替期，江南地区的“小年”是祭祀祖先的日期。进入二十世纪后，上海住宅紧张，家庭使用的大灶改成了煤球炉或煤气灶，连一个放置灶龛的位置也没有了，祭祖风俗在市区慢慢消失。同样，上海家庭的小型化使得祭祀活动日益淡化，今天，上海人所谓的“小年夜”，除了名称，风俗活动不多了。



时差 (布面油画) 全国明

想事成，而且期望传承下去。如今，两外孙女有点兴趣，我何不趁热打铁呢？

我告诉她们我书房家具特色，还介绍了在传统书房读书的仪式感、神圣感，在那里读书不易分心的道理。她们好奇书房家具的材质，为何都是暗红

中式书房传情上海悉尼

伦丰和

分设近十几个大小不一的多宝格，每格内可置放大瓷器、拳石、玉雕小品、造型各异的微型盆景，框框虽有分隔，但整个博古架就是一幅立体的画，里面必有你喜欢的一景，各取所需。妹妹看中架上陈列的景德镇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8只小瓷猫，姐姐则喜欢上石湾制作的一对微型陶仕女摆件。

这个独一无二的红木博古架，是已故沪上民间红木雕刻高手施羽洲为我定制的，我尤为钟爱。

造而成，那竹芽突起，活脱逼真，那细枝竟如竹针，韧性自如，让人不由自主地想摩挲一番。我叫她们近观细瞧，读中学的耿耿惊讶地说：“外公，全是老红木手工削刻而成”，接着我介绍制作过程：用传统的卯榫结构打造成椭圆形，架内

十回谈

一堂传统书房家具吸引姐妹，姐姐从电脑里查到王世襄编写的《明式家具珍赏》(英文版)。随后她两眼放光，对我说：“外公您的老家具，我喜欢，我要研究研究。”说着拿出手机，每件都拍照，说到悉尼后还要再研究，中国家具“拿摩温”。以后“宅家”的日子，两外孙女不再感到寂寞，常常打开电脑查找传统家具的信息，高兴地说，“外公书房的老古董，老嗲的。”她们一有空就帮我掸掸灰，打打蜡，我开玩笑地说，“你们看哪样，就告诉外婆，那就是你们今后的陪嫁，可搬走。”姐妹俩“耶耶”地喊着。

今年春节，因为疫情她们不回来，我们老两口也选择在上海。千里亲情一“线”牵，我给她发了装饰一新的书房视频，在网上共度中国年味十足的年。

每年除夕前一天，我家中总有个雷打不动的仪式：陪母亲去花市里挑一束寸寸金。

责编：郭影